

世界兵學

復刊號

18

5400元

復刊獻詞

軍事上的一個根本問題

萬成渠

李浴日

從過去戰爭說到原子戰爭

黃雲漢

李武譯

新的軍事領袖

原子彈雜談

瞿塘八陣圖

麥克阿瑟著

銘三譯

李浴日

從戰爭經驗中所得的教訓

補給對戰略戰術的影響

馬歇爾元帥著

曹華陵譯

龍英

砲兵之使用

唐紹銘譯

將軍之怒

由軍事哲學見地論作戰

史久光

生哲譯

生哲譯

楊文

普懷隱

戰車在戰鬥中的任務

縱深配備的要件

「吳起兵法新論」的導論

榮譽二師訪問記

楊文

世界兵學社發行

告回十四年十一月

復

刊

獻

詞

李浴日



今日的世界，已到了一個「武裝和平」的時代，無武裝不能維持和平，無兵學不能運用武裝。今日的中國，已進入一個「講武修文」的時代，非修文不足以立國，非講武不足以強兵。

基於此的需要，那麼本刊就有復刊的必要了。本刊原在粵北一個小城——韶關誕生，時當一九四一年之秋，發行遍於各省，頗得讀者的愛護及好評。這一九四四年夏，湘北大戰爆發，韶關疏散，本刊因以停版；本社遂由韶遷桂，然不旋踵，桂林又實行強迫疏散，所有書物，不及搬走，盡付一炬，損失不貲。這時，本社隨着軍事節節的失利，在那百般困難中，一直遷到陪都，於重整旗鼓之後，本擬去秋在渝復刊，適值抗戰勝利，還都在即，加以印刷困難，紙張粗劣，乃決計遷京之後，方正式復刊。到京之後，籌備了數月，今得與讀者相見，雖未能盡如理想，不能不說是一件痛快的事！

我們知道：兵學與其它學問不同，它直接關係乎國家的盛衰興亡。但它的價值在能隨時代而進化，軍人與國民亦要能隨時代而研究兵學。今日已到了原子戰爭的時代，雖說我國今後的對外戰爭，未必為原子戰爭，而我們軍人及國民就不可沒有原子戰爭的知識。然按諸實際，目下我國軍人及國民不特缺乏原子戰爭的知識，即連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知識，亦極貧乏。又兵學在從前只成為軍人的專有知識，所謂「書生知兵」，固不為社會所尊重，反被譏為「紙上談兵」。可是自經這次戰爭之後，人人都了解今後的戰爭是「全民戰爭」，知兵是軍人的分內事，即文人以至每一個國民均應知兵，尤其是身為文人——政治家，同時又要成為一個戰略家，不懂戰略的政治家決擔不起今後國防建設的重任。

依於上述，所以本刊今後決以新的兵學知識，並發揚中國古代的兵學，以貢獻國人，倘若我們能做到多少有助於講武修文，強兵強國諸端，那於願望已足了。可是我們心有餘而力不足，且本刊又為一個公開園地；因此我們謹舉雙手熱烈歡迎：

讀者同道的指導！
將校專家的賜稿！

1905
4677

軍事上之一個根本問題

一 文化與戰爭

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的必然現象，與其他社會活動不但息息相關，而且互為因果，換言之，戰爭是文化的產物，縱的方面與文化程度固然有關，橫的方面與文化型類尤其不能脫節，什麼是文化？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形的，如衣食住行政政治經濟等，一方面是無形的，如思想信仰等，自社會進化史上找出人類進化所共同經過的軌跡，由時間先後言之，如原人石器時代鐵器時代等，是為文化程度，自各別的區域，找出其特異之點。由空間言之，如印度歐洲亞洲文化等，是為文化型類。戰爭既為文化的產物，文化有時間空間的區別，同樣戰爭活動也不祇專受時間影響，在同一時間還有其空間存在。

文化的價值表現於生活，其功效在使某一羣人類物質和精神上獲得自我的滿足，戰爭的價值表現於自衛，其功效在戰勝敵人，適於生活者未必適於戰爭，適於戰爭者亦未必即為文化水準之高尚，例如蒙古人的馳聘歐亞，所向披靡，事實上當時蒙古文化水準並不比其他民族為高，可是其生活方式的適於戰爭確屬世無匹匹，說到此點，於是乎有人會這樣想，遊牧生活比較定居生活更適於戰爭，事實上並不盡然，除了蒙古外其他遊牧民族還多，並不會都有過輝煌戰績，第一是蒙古民族除了遊牧生活外還有其他適於戰爭的特點，第二是遊牧生活在某一定時間內才能發揮其戰爭特性，時代一過便成為歷史上的陳跡而不起任何作用，不但蒙古如此，歷史上許許多的能征慣戰民族現在都不存在，都是受了時間空間支配的自然結果。

由以上的說明，足知文化與戰爭雖然互為因果，但其功效并不一定成正比，最重要的是適與不適，因此要一個民族有充份的自衛條件，就不祇是提高文化水準為已足，同時還得改變文化方向和道路，使文化功效表現於生活方面與表現於戰爭方面完全一致。宇宙間一切問題離不開時間和空間，不過我們要明白的時間空間絕對不能對立，在一定時間內才有其空間，反之空間便不存在，同時在一定空間時間才有意義，反之時間便不起作用。質言之，在某一時間某一空間內有甲存在便沒有乙，要使在這時間內有乙，必須在這一時間以前先去掉甲，同樣文化程度是時間，文化型類是甲或乙，我們自己和許多的我們自己之間的一切一切便是空間，假若現在有的是甲，而甲又最適，當然無問題，如果我們發現適的非甲而是乙，那祇有爽爽快快去甲取乙，既愛乙而又不

能忘情於甲，這種三角戀愛最後必居失敗，邏輯告訴我們：正負是不能同時并存的。

二 從指南針說到原子彈

地球上的文化型類雖然多，概括的說其所經過的道路總不外兩條，一條是走精神的路，盡量向內心求發展，一條是走物質的路，盡量向外界求發展，前者可以印度為代表，他們在精神方面的成就確已造極登峯，後者可以中國為代表，他們在物質方面的成就亦足令人驚心動魄，如果專就表現於生活的效果上講，我們並不敢說歐美人的成就比印度人為多，因為精神物質是生活兩方面，八兩半斤，誰重誰輕，就是哲學家也祇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去看，永遠沒有

一致的結論，如果單從表現於戰爭的功效上講，擺在當前的事實就是最正確的結論，當然用不着有什么爭辯。歷史并不是直線行進的，歷史也走過一段——很綿長一段的精神道路，宗教給他們的枷鎖在某一時期減於印度人，他們也會領略過蒙古和阿拉伯人馬鞭子的滋味，他們吃盡了殖民地的苦痛，才毅然決然舍棄精神上一切幻想以從事文藝復興，有文藝復興然後才有科學，有科學然後才有今日的武功，當然文藝復興的主動力很多，我們無從一一逐一檢討，我們須得特別注意的是，文藝復興是前進的方向變遷，而奉事走後進的速度增加，我們也會喊過復興，直到今天還沒有什麼結果，這個問題以後再說。

指南針的發明是人類一大事，發明的是幾千年前的中國人，原子能的發明也是人類一件大事，發明的是幾千年後的歐美人，據傳指南針是黃帝發明用以擊敗蚩尤的，事實的真實性如何當然無從證實，嚴格的說整個歸於黃帝史實記載都不可靠，其他方面我們既經無保留的承認，指南針當然也不必有所懷疑。可是直到今日，我們佩服的不是黃帝的指南針，而是黃帝的兵經戰略，這也就是因為指南針是一種物質，「所謂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擾」，這種細人之事，自然為大君子所不屑道，而中西文化的分野也就在此。直到幾千年後的今日，人家原子彈掉下來，還有人認為這不過是些技術上的東西，他們除了利用物質威力外，根本談不到什麼高深的軍事學，這種擇善固執戰勝還不算軍事學，難道戰敗就算軍事學？把軍事學與戰爭勝負看做不相關

連的兩件事，真不知道用的是那一國邏輯。

原子弹并不算什麼希奇，因為他是個存在的事物，祇要你向那個方向走遲早會被發現，宇宙間比原子更有威力的東西還多着，如果他存在，而你的行進方向又確能對準他，中間不過差段距離，加速你的步伐一定可以提前發現。反之，你如果誤了方向，那將永遠撲不着什麼，即使偶有所得亦不過是些神祕不可捉摸的東西，用於精神享受則可，用於戰爭則不可。原子弹固然是個大大的發明，處在科學方法普遍應用的今日，拿來與幾千年前黃帝發明指南針來比較，那真算不了一回啥事。指南針和原子弹本來在同一方向，所差的祇有距離遠近，如果我們幾千年來照着這條路繼續不變的前進，也許甲午之役廣島就該炸平，祇因為我們中途改變方向，結果才使人家後來居上。可是不要因此灰心，物質宇宙是無限的，直到今日人類所能了解的還是九牛一毛，祇問你所追求的是心還是物，栽桃樹收獲的才是桃子，要想從梅花樹上發現桃子，那祇是幻想。

三 如何才能從牛角裏攢出來

中國自秦漢以來，思想界裏的精力百分之百都是用於反求諸內，無論是儒是道所差的祇有程度的問題，忽視物質進求精神可謂完全一致，再加上印度思想東來，更是爲虎添翼，所以朱程陸王開得一個天昏地暗，歸根結蒂總是在個心字上繞來繞去，前面說過精神物質同爲生活所必需，專就生活上講也許精神的價值比物質更高，我們當然不必爲西方物質成就所眩惑，對於我們固有文化便妄自菲薄。中國文化有幾千年的光輝歷史，比較其他民族確有其獨到之處。假定人類真正走上大同之路的話，說不定全世界的人都要跟我們走，就是歐洲近代思想家也有不少的人在厭棄他們的極端拜物主義轉而羨慕我們的精神，我這個道地東方人，對於西方那種算斤算兩的市侩生活總覺得太乏人生意義，因之對於科學也不感什麼興趣。但是一提到打仗就不能不佩服他們，這個頑意兒硬是要命的，決不是你安貧樂道搖頭擺尾嘆幾句古文可以對付得下去的。

戰爭是文化的產物，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几千年的哲學思想走的是精神道路，所以軍事思想也就脫離不了這個規範，找盡了中國古兵書，其中雖有不少精闢見解，但是除了在兵形兵勢上去研究將帥藝術將帥心理等著述外，很難發現一點具體的東西，好像佛經一樣，讀了之後總教你不迷糊，似解非解，至於對戰爭有決定影響的戰爭工具問題，很少有人注意到。唯其如此的抽象，所以也愈易引人入勝，結果便養成一個習慣，說話愈空洞愈好，議論愈典雅愈好，名詞愈複雜愈好，理論愈玄妙愈好，祇管你步槍都不會拿過，哼兒唆兒的找些名詞掌故，自然會成爲一個軍事家。所以打仗又是一回事，軍事學史是一回事，學理與現實脫離，自然會形成一個實際軍事家與軍事學者對立的局面。這當然不能歸咎於軍事學本身，主要還是受了哲學思想的影響。我敢大膽的說，直到現在我們的軍事學還是建立在玄學和藝術上，根本談不到科學。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藝術和科學，在軍學界裏爭而未決的問題，就是軍事是科學還是藝術，有的說建軍是科學的，用兵是藝術的，有說研究是科學的，應

用是藝術的，有的說用兵是科學的，統御是藝術的，以上諸說法各有各的見解，在某一時間內可說都成立。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就得先要問問怎樣才算科學，怎樣才算藝術，問題太不容易，在此祇能提出一個足供推理的概念而已。藝術屬於心，心的活動存諸個人，例如樂之悅耳，畫之悅目，但是要演奏者或作者畫者說出一個共同遵守的法則，使任何人祇要遵照他那一定的法則去辦，便可獲得同樣的結果，誰也知其爲不可能。因爲藝術出諸主觀，沒有一個具體可遵守的法則，所以藝術重天才，重靈感，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才是真正用的藝術領域。不過近年以來由於實驗心理學的發展，恐怕這一個藩籬也還守不住，真到了科學可以控制心理的那天，藝術也許不存在，好在是未來的問題，愈扯愈遠在目前還不需要，爲着要目光射遠一點，在此不能不提一提。現在再說怎樣才算科學，科學的對象是物，物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事實有他一定的規律和法則，不會因人而變更，所謂研究發明不過將某一事物的規律加以敘述而已，例如牛頓三定律，在未有牛頓以前三定律就已經存在，牛頓不過加以敘述使成爲普遍的智識而已，他對於定律的本身根本不能有所損益，也就是說物永遠是物，他的存在并不受心的影響。

依以上的說明，可知藝術重個人，他的活動存乎心，屬於精神方面。科學重存在的事實，他的對象屬於物，精神效果因人而異，物的規律永遠不變，所以藝術重天才，科學重法則，藝術發之於情，科學發之於理，天才產生的效果永遠不一致，而法則產生的效果永遠一致。例如用目測距離，各人所測的數字有遠有近，一百人就有一百樣，如果用器械那就完全相反。由這一點出發，我們再來觀察軍事，我們首先要明瞭的是：物質領域日益擴大，精神的領域便日益縮小，也就是說，法則應用便愈廣，天才應用便愈狹，如前例目測距離最準確的便算天才，一旦應用器械，天才便無所施其技。再如就判斷敵情來講，過去專憑一點徵候來推測，才有料敵如神的天才家，現在用空軍偵察照像，有的時候還用雷達探測，鐵的事實擺在面前，天才便無形減少。在戰爭工具簡單，社會組織散漫，人民智識落後的場合，將兵確需天才，因爲運用的是人不是物，人是各別的有機體，需要一種情感去刺激他，調和他，所以項羽破釜沉舟，韓信背水爲陣，拿理來講，未戰而自斷歸路，豈不等於自殺，可是結果他們都能獲得成功，這就是藝術的最高表現，而出發點都不外乎一個情字，但是這種發於情的精神作用專靠個人天才去隨機應變，無一定法則可循。勉強去學祇有壞事，所以岳鵬舉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陣而後戰，兵法之常」，也就是說根本不必學，學也學不會。但是工具愈進步，物的因素一增加，人的因素便減少，人的因素減少則精神作用隨之減少，一到科學應用到軍事，則所要的不是卓越的天才，而是嚴正的法則，飛機坦克固然剝奪了一部份天才，原子弹一落下，藝術天才便降到零度，以上是說作戰指揮，再就統御來論，各個戰鬪員智識水準提高，在軍事組織以前，先有嚴密的社會組織，士兵對於作戰目的的認識與高級統帥根本沒有兩樣，每個人都有他的自覺的責任心，誰也用不着誰去鼓勵，官長與士兵在作戰間祇有職務上的差別，沒有人格上的差別，而軍事組織本身又

誰也無權多給誰半文錢，升誰一級官，打了士兵一個嘴巴還得受彈劾，足見所謂統御天才祇不過是草澤英雄揭竿而起的玩意兒，說漂亮點也不過是革命時代的破壞手段，新時代的國防軍逐漸將要用不着，即使有天才也祇限於科學的軍事天才，而不是什麼藝術作風。

也許有人會這樣說，科學的目的在求得某一現象的因果關係，必須在同一條件下重複的試驗才能成立普遍法則，戰場情況千變萬化，某一現象發生後永遠無法重演，也就是說永遠不能求得一個因果法則，這個說法我當然不否認。不過我們所謂因果法則，是與一般社會科學同樣的歷史因果法則，而不是自然科學一樣的嚴正法則，歷史的前進是有他一定的軌跡可尋，雖然因素比較複雜，我們如果能將每一事實毫不遺漏的合理的排列起來，不參加半點主觀成見，定可找出其因果關係。同樣戰爭也是歷史的一環，任一現象都有其必然性，問題祇是我們所持的態度和所用的方法當與不當，當然不能因為因素太複雜便認為不可能。

以上說明了未來的軍事無論在理論與實際上都趨向於科學的，而非藝術的，以下再就科學與藝術補充幾點，為本文作個結束。

第一、科學重方法：科學的對象雖然是事物，並不是凡屬事物都算科學，而是應用科學的方法去理解事物，其所得到的結果才算科學。所以科學重方法，重態度，也就說無論你所獲得的結果如何正確而所用的方法為非科學的，這都不算真正的智識，因為這種結果是偶然的，是不可靠的。有許多人一看到大砲飛機坦克就把他當做科學，實在那祇是科學的成果而已，不是科學的本身，如果那就算科學的話，我們早就有了科學，為什麼到今天還鬧軍事科學化。所謂科學的本身是指他的態度和方法，有了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然後才能產生飛機坦克，才能產生比飛機坦克更新的事物，如果不能確定我們的態度改正我們的方法去發現新的事物，祇知利用他人的成果，那不過是和尚廟裏的電風扇，理髮匠手裏的電吹風器，前者是不信其所以然，後者是不知其所以然，信是態度，知是方法。例如有人提倡中醫科學化，馬上便遭到傳斯年先生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因為中醫所用的方法是不科學的，既然用的方法不科學，科學化的理論便不能成立，即使科學化了以後也能應用科學方法去研究，結果中醫豈又變成西醫。

第二、科學是向前的：科學的目的既然在我宇宙間事物的自然法則，所

得溫習，不過為發現未來的一個探索而已。科學重創造不重模仿，模仿便失了科學本義。相反的玄學和藝術便不如此，祇管藝術家也提倡新的作品，而人們珍貴的還是古香古色。玄學家更不要講，總是後人不如前人，過去的一切一切都值得回憶，現在所剩的不過是過去的渣滓而已，未來如何則委之命運根本不去管他，他們唯望是把前進的歷史硬拉回去。這個態度反映到軍事，便是神風戰，便史無前例的應運而興，歷史上古老民族被新興民族戰敗都是這個道理，這是我的看法。東條將軍季德爾元帥呈繳了祖傳佩劍以後，現在坐在集中營裏的感想如何，那可不得而知，我很希望他們的見解不要與我相同，否則將來我們就糟透了。

第三、科學不專是技術：每每有人誤解，以為科學就是技術，所以第一個原子彈下來便有人慨乎其言的說，技術已經代替了戰術戰略，這真是個大笑話。科學的應用固然需要技術，可是技術並不能包括科學，科學是有其最高理想，技術不過為實現其理想過程中一個手段而已。如果硬把技術當科學，工廠裏的老工頭豈不比愛因斯坦更高明，同樣在戰事方面技術是使用各別的工具的一種手段，而戰略戰術在消極方面是運用多數工具組成的一個綜合體的種方法，在積極方面戰略戰術是要領導戰爭工具，使科學的效用更適合於戰爭，過去我們所談的都是一種消極的戰略戰術，積極的戰略戰術根本沒有人夢想到，所以軍事學老是追隨着兵器，俏皮點說，就是軍事尾巴主義。至於戰略戰術的積極作用這個名詞似乎還很生疏，雖然不敢說是我的新發現，至少也近於杜撰，因此有重複說明之必要。戰略戰術的消極作用我已把他作為指揮運用，積極作用如何，我認為比運用更重要，同時也包含了建軍與用兵兩個意義。過去我們老是用戰爭方式去決定戰爭工具。我以為未來的軍事家應當根據他的豐富常識先完成一套戰略戰術理論，然後根據這個理論去同科學家要求兵器。我們知道科學雖然是萬能，可是很少科學發明最初是為着作戰。無論火藥飛機坦克原子能沒後來研究運用方法，這一來真不知誤掉了多少機會，我現在要把他倒回來，軍事家即科學家，事實上當然做不到，退一步祇有要求軍事家與科學家合作，

以目光總量句前看，因為前面還有我的責任，當兵的責任，雖然宣

能還有東西可以克服他，即使原子對原子，工具質同則製造精巧者勝，精巧同則量多者勝，數量同則善用者勝，這總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如果說未來的戰略戰術是最高理想的科學我還同意，硬說是技術代替了戰術那可不敢領教。當然，工具已經改變而你依然那一套老東西，莫說領導連追都追不上，而你又以為除你所知道的以外其他都不算戰略戰術，那祇好讓你到另一世界裏去當軍師，這個行星裏恐已無法借重。不過這個戰略戰術是要我們用科學方法把握現實去創造，毛奇、史蒂芬遺教裏找不到的。

最後說到我們自己的國家，在海禁未開前，我們的敵人都是從北方沙漠裏來，他們的物質文明比我們低，雖然有了幾次亡國苦痛，政治上的原因居多，結果依然能用自己的力量去謀光復，雖然他們用天然工具的馬所組成的騎兵佔優勢，這是得天獨厚的關係，還不覺得我們的文化在戰爭方面有什麼顯著的弱點。近百年來，由於西方的蒸汽機和火器的光臨，有識之士便知非改革不足以圖存，曾國藩、張之洞輩均能排除萬難，改革軍制，購買器械，以當時他們的環境立論，不能不佩服他們的目光銳敏。直到甲午戰敗，大家才有點懷疑，於是有人又從新去觀察，才發現西方人之所以富強是由於良好的政治制度，所謂堅甲利兵是良好政治的產物，專從皮毛上去學根本是錯誤的。所以自康梁變法直到辛亥革命都是想在政治上謀改革，到了近代又有許多人發現西方人的思想根本與我們不同，要產生科學還得改變我們的文化方向，先要有科學的人生觀然後才能產生科學。這個問題在一般思想界裏已經聚訟了十幾年，軍學界裏似乎還沒有什麼影響。我說過如果專就合理的生生活講，我根本反對西方人那種從商業裏孕育出來的文化，我不但信仰儒家，我更崇拜老子，世界真的從此不再有戰爭。我以為老子所主張的那種生活確够意味，因之對於整個文化應否重新考慮，我們是究討軍事，不必參加意見，不過戰爭是講現實，講功利，講效率的，唯其如此，確沒有理由再讓我們在心字上去兜圈子。

抗戰已經勝利，過去責任也無清算之必要，不過我們要坦白的承認勝利因素戰場上佔得實在太少，不過勝利終居是勝利，並不因此便減低其實際價值。窮漢走錯了路，捨得黃金，就應當從此成家立業，不要幻想還有第二次。最緊的是要抓住這一勝利成果，萬里航行，升火待發，在未移動前就得先看清經緯儀，否則所到的將不是舊金山，而是另一蜃樓海市，到那時一轉頭是百餘年光陰，千萬條生命，領舵和航工，是要負起百分之百的責任。

瞿塘八陣圖

黃雲漢

東萊藍章曰：諸葛武侯作八陣圖，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之文，以余言之，握機文乃依託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於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於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

案古藉釋義，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八陣，以天地之前衝軍爲蛇蟠環曉之義，虎則居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翻而應之。以天地之複衝爲飛龍，雲則爲鳥翔突擊之義，龍居其中，張翼而進，鳥則接兩端，向敵翔以應之。或曰天地風雲爲四正門，龍虎鳥蛇爲正奇門，乾坤艮巽爲闔門，坎離震兌爲開門，所謂天地者，基於旗號，所謂風雲者基於旆旌，龍虎鳥蛇乃隊伍之區分也。

圖之蹟有四：一在瞿塘，一在新都，一在沔陽，一在南市，聞新都沔陽兩市者已殘破不可考，惟瞿塘者今尚存焉。

己卯冬，余偕同里張君澤泉隨軍東下，夜泊奉節，便游白帝城，附近名勝，水落灘出，八陣圖奇蹟，赫然在目，石壘爲江沙所沒，非握積沙不能見其底蘊，露其原形，徘徊久之，終不解武侯之用意安在？若謂八陣圖係扼要衝之關砦金湯，則又位於江底，吳師在大江兩岸，皆有道可越。若謂用以競智鬥奇，如小說所云：陸遜誤入其中，非黃承彥引導不出此迷陣，則此又近於神話，實不可稽。

次年春，治軍彝陵，嘗讀三國志至諸葛亮傳，見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等語，遂恍然大悟，知所謂八陣圖者，乃神妙繁複之營陣模型，用作演習攻防之理想陣地，並非偉大之城砦，亦非實際之營陣也。平時則準此推演兵法，演習戰鬥動作，戰時則基此擴大之，即爲神妙之廣大營陣，依平日所習之戰鬥方式。於與八陣圖相似之龐大營陣中，從事戰鬥則駕輕就熟，易於制勝，武侯之用意，即在此乎！因有四正門，四奇門，故謂之八陣，爲縮小之營陣模型，謂之圖，併稱之曰八陣圖，字句明晰，含義正確，扣縮千里之地圖於眼底，與今之沙盤無異耳。

(乙酉端午於蜀都樹德中學)

從戰爭到原子弹

Max Werner 著 武譯 李

本文原名 *Anew Concepts of war*
作者 Max Werner、載 Red Book，極有
價值，特譯於此，以饗讀者。

——譯者附識

吾人已踏入戰爭方式的第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開始於羅馬軍團（Roma Legion）的組成，第二個時期發軌於火炮的正式使用，第三個時期肇始於摩托的使用於戰鬥部隊，第四個時期就是發端於目前原子弹的出現。

戰爭技術的變化是常有的，但原子弹所生的變化，其急進性和絕對性，却是歷史上所未見的。

對於軍事技術的進步，最初應以一個世紀來計算，其後應以十年來計算，現在則須以年來計算了。在正式使用火炮之前的軍事時期延續有十七個世紀之久，於紀元前三世紀至紀元十五世紀。火炮時期延續有五個世紀，從十五世紀至二十世紀。摩托化戰爭時期延續不滿三十年，從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五年，即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由此，可見軍事進步的速度是猛飛突進了。

在過去三十年之間，吾人生活於三個不同的軍事時期。一九一六年，吾人還在火炮時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四年在摩托化戰爭時期，一九四五年，吾人已經進入原子弹的時期了。

但在這諸時期相延續的過程中，究竟是什麼東西起了變化呢？是戰爭的基本要素——軍事組織、武器的射程和破壞力、戰鬥部隊的流動性。

有條理的戰爭技術肇始於羅馬軍團。其後，受過訓練的職業軍人代替了部落武士。同時，有秩序的補給和運輸部隊亦創立了。羅馬軍團及千年後的蒙古騎兵是火炮時期前的最優良軍隊。火炮時期的黃金時代是在十七世紀二十世紀之間，即從英國馬爾波羅（Marlborough 英國名將）到德國的毛奇，在這個時期火炮表現了武器的射程和破壞力的增進。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火炮時期的停頓以至結束，它增大了戰鬥的緊張程度及武器軍需彈藥的使用量。但

直至一九一七年之間，戰鬥軍隊由縱隊行進變為前後相繼的橫列陣線，戰線作橫的伸展以掩護左右翼，此種戰線保持數年之久，直至最後方為協約國的豫備軍，尤其是摩托，坦克與飛機打開僵局，摩托化戰爭是開始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的西線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便展開了新的軍事時期。戰鬥部隊的流動性發展達於最高峯，從戰爭的開始以至終結，絕無相持不決的陣地戰，每一次僵局都為流動所作戰打破。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膠着的死陣線一變為流動不息的活陣線。所以在幾個月前成們所謂的現代戰爭，不過是火力與摩托的配合行動而已。

現代工藝科學的產物——原子弹出現了，牠開始了超現代戰爭的時期。有了原子弹，不僅可以推翻了現代戰爭的工藝設計，且推翻了二千五百年來軍事思想與計劃的根本。過去每一單獨的軍事發明都交織於現代軍隊機構之中，但那些發明僅是引起部份的改革，絕沒有像現在的原子弹足以推翻戰爭的原則的。

是的，在原子弹以前，戰爭技術是不斷進步的，先於原子弹的三個戰爭時期，是連結於同樣的戰略法則和方式——即關於戰鬥和奇襲部隊的戰略法則和方式。中國的戰爭哲學大家孫子（紀元前五世紀）和拿破崙同時代的近代軍事科學創造者克勞塞維茲所寫下根本雷同的法則：是關於怎樣運用戰鬪力以制勝的法則。福煦，魯登道夫，勃勞齊希，倫台斯特，艾森豪威爾，朱可夫和蒙哥馬利等，他們都是不能拋開漢尼拔，西庇阿和愷撒的成規的。

關於遠在數千年前的戰爭方式，對於這個時代的戰略決策，有何影響，這裏可舉出驚人的例子。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全盤戰略殆全為歷代相傳，唯一無二的戰略觀念所支配着。

一八八六年，日爾曼軍事歷史家蒂爾布魯克教授（Hans Delbrueck）把紀元前二二六年漢尼拔和羅馬執政瓦羅（Vano）所演的康納戰役的情景，給以淋漓盡致的描述。這幅重繪的戰爭圖畫抓住了普魯士騎將史蒂芬的軍事幻想。史將軍深信漢尼拔的包圍戰術的方式，可以解決當代進攻作戰的問題，他受其影響很深，竟在德國參謀總長任中，依同一的成規，準備著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法的攻勢計劃。這個計劃，在史蒂芬卸任後八年，即他死後一年的一九一四年，被修正而應用到了。

那個計劃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於德人之手，然又成為德國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略，希特勒的部將們會接受了史蒂芬的遺產，打敗了德國。當然，「康納理想」是值得採取的，即在反希特勒聯軍的手裏也得到效果。史丹林格勒之役，魯爾之役和柏林之役均是以康納式的大包圍戰的形式演出而獲取勝利的。將來德國歷史家可能把德國戰敗的責任歸於漢尼拔和蒂爾布魯克二人身上。

一旦喪內約方式，從然宋日義滅比武告終了，也不會真成公孚長。日空軍

原子弹與從前的戰爭三個時期固無聯繫，甚至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新經驗和最新的裝備也沒有聯繫。因為原子弹並不是從任何別的武器發展或推演而來。牠配合着火箭炮和雷達，足以改變着每一事件——軍事組織的形式，破壞力和武器射程，軍事運動性的實際觀念。

吾人發明了這種軍事的怪物，其破壞力實超出想像之上。一般人相信這種新的爆炸物比較三硝基甲笨炸藥增大三萬倍。但是這種炸彈潛在的破壞力被實際使用的僅有一小部份，事實上還有無限的存量可供將來作各方面之用。

這一個新戰爭工具，已使一切近代的武器相形見绌。這裏舉幾個例子說明牠的威力：

一顆原子弹能够破壞一座中型的城市。

三百顆至五百顆的原子弹可能造成破壞相等於三百萬至四百萬噸的常用炸彈作三年的轟炸，像德國所受的一樣。不過吾人要想到一百五十顆至二三百顆的原子弹可以在一次的空襲中投下。

原子弹破壞力的可怕，即用少量來毀滅一個國家已覺得太多了。有人說，在戰術家看來，從沒有一個國家對戰爭有着完全準備，在某種意義上，這句說話是真的。現在吾人深知：如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德國也談不到完成作戰的準備，雖然她會從事極精密的準備。

三十年來，西歐任何人不會相信希特勒德國是在準備作一萬輛坦克和一萬架飛機的攻擊，那時看來，似乎是一種幻想，實現上走不通。因為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的一萬輛坦克和一萬架飛機在當時說是具有空前無比的破壞力的。

原子弹和二十年來的坦克或飛機的相異之點，大有天淵之別。原子弹的產生，是帶來澈底毀滅的能力。就字面的嚴格意義說，牠已不是一種武器，而是變為宇宙的惡魔了。

牠的最大效果不是在雙方敵對的戰役之中。一顆原子弹由空中投下足以毀滅一個廣大的地域，其可怕的強烈程度遠非一大隊飛機所能企及。在古典的戰略中，所謂殲滅戰不一定是摧毀敵方物質的意思，它的意思僅在擊潰整個的敵軍。反之，一顆原子弹的打擊却是一件澈底毀滅物質的行為，牠不同戰士所用的武器一樣，而是一種大量放射出來的熱力。

這種怪力可以裝置於一隻投射器之中，而這投射器可以對目標地作精確的轟擊，藉着超空轟炸機和火箚炮，原子弹的行程可以無限增加，牠可以製成一種在地球上幾乎無遠弗屆的武器，被射擊的一彈丸內所藏的能力將代替摩托打化部隊的使用。

因為原子弹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牠將逐漸代替其他武器。又將成為一種中心的武器，其餘武器將歸於次要的，普通的裝備。原子弹是可能的，在本質上，牠將完全取消了古典的戰略。

從康納戰役迄柏林戰役的古典戰略的基礎在作戰和奇襲的軍隊，而戰爭的決定須由雙方對戰來獲得。現在原子弹展開了戰爭方式的遠景，其間軍隊將追隨決定性遠程彈之後，而成為第三等角色，其決戰不得不於陸上的對戰，而由於一種同溫層的決鬥。

五年之後，原子弹也許更加完善。十年之內，一整套的使用原子弹的新式長距離武器也許發達起來。而且大概在不滿二十五年之內，作戰部隊將從新建設並從新配備新的武器。

吾人的最大希望是：這種新裝備和新建設應永遠止於實驗之用，而國際的精誠合作要阻止原子弹在另一次戰爭中爆發。

麥克阿瑟元帥著
銘三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各國所進行的武裝衝突，只牽動着人口比較的部份。這些職業軍隊所包含的份子是非常的廣大。他們必須經常受最苛刻的訓練方法，遵守最嚴格的紀律，把他們鍛鍊成為堅韌不拔的工具，以便在戰場上使用。因此軍官必須依照確定而簡單的路線，和固定的心理狀態來訓練，使他們能够把握住一些頑強的份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他們才認識所依靠的職業軍隊不可能依照所確定的決心來實行戰鬥，這使他們非常驚奇的。可是這件事就變成了證據，……使全國上下很深切地承認戰爭是影響全國每一個男女老幼的狀態。戰爭真的變成了包括全民族武裝起來的現象。前方與後方的工作人員必須立刻動員，盡最大的努力，使各人能夠受到最低限度的訓練，以便在供應及戰鬥部隊服務。可是結果，這却大部份被那些個性高傲的人員所排擠，紀律已不再需要極端的方法了。人員已逐漸只需要告訴他們做什麼，而不願強迫他們對失敗的結果發生恐怖，由於戰爭所包括的人員非常龐大，所以就不可能採用古老的嚴酷方法，因為這些舊方法只能在戰線不很廣大的時期中獲得成功。這次戰爭的規則，只能運用於未來的戰爭，隨時動員將為我們的格言。而在如此改變了的狀況之下，對於軍官的典型需要加以修正，我們所需要的典型軍官必須具有古代一切主要的武德，但同時亦須具有熱心瞭解人類感情的能力。對於國外與國內的事件必須很有把握，並且須具有能够改變他的指揮心理的寬宏思想，這就是由舊「西點」的精神中建設新「西點」的基礎。（編者按：西點為美國軍官學校所在地）

原子弹彈雜談

李浴日

原子弹可以造福人類，亦可以為禍人類。
人類發明了原子弹，人類應用理智來控制原子弹。
人類的獸性不表現於原子弹上，否則，只有殲滅整個世界的殲滅。

從前秦始皇把全國的兵器鑄成金人，依然杜絕不了陳勝吳廣的揭竿起義。

同樣，現在想要專用原子弹來永遠制世界的戰爭，也是走不通的。所以美國原子科學家維持世界的和平，也是走不通的。

康普頓氏也只能作這樣一個的推斷說：由美國掌握原子弹，足以保持世界和平十年至二十年。

欲永速制止世界的戰爭，維持世界的和平，還得從階級平等，民族平等上去努力。換言之，非把世界現存的不合理的政治、經濟諸制度給它來個澈底的改革不可。

原子弹在將來的戰爭上，也許不投於敵國的首都，否則一下子把那一羣要人們炸斃，於是羣龍無首，亂七八糟，到了這個田地，試問誰能代表投降，又誰能收拾此混亂的局面？

美國這次不把原子弹投於東京，而先投於廣島、長崎，可想而知。

不過還要看原子弹操於何人之手！

過去戰鬥的隊形由密集變為散開，又由散開變為疏開，在原子弹時代，今後的隊形又將有新的變化了。因為在未來的戰爭上，不祇有原子弹，還有原子弹，原子弹炮彈……。于此也有人推測：在將來戰上必有反原子弹部隊的出現。

這次打敗日本，是軍事家麥克阿瑟、金氏、尼米茲、安諾德等的功勞，也是科學家的功勞。但世人都是鼓掌稱贊軍事家，卻很少提到科學家的功勞，了解科學家的偉大。

沒有科學家設計不出雷達，超空堡壘，新型

戰艦，更發明不出威力無比的原子弹。

所以太平洋戰爭的勝利，應歸功於軍事家，更應歸功於科學家，尤其是原子科學家奧本海默博士、勃施博士、勞倫斯博士、歐萊博士、阜明博士、波爾博士、梅特納博士、鄧雷博士。

「黃河清，則聖人出。」誠以就我國的資源及現有的科學基礎來說，欲製造原子弹，恐怕還要等待黃河之清吧！

將來人家會把原子弹租借給我們使用。

中國不能製造原子弹，也應研究防禦原子弹的方法。

林，我們不應坐而待斃。我們有高山，我們有森林，我們有廣大的土地，我們應好好地利用牠！

我們對於原子弹的威力不可估計過高，也不可估計過低，過低則養成懶懈心理，過高則養成畏懼心理，均非現代將校、現代國民所應有。

我們不可輕信片面的報告，我們必須多多搜集材料來討論，分析和判斷。

我們要倣到原子弹不投入我國土，或投入我國土，而我不蒙重大的損失。

據美國評論家史溫氏的論斷，「按諸一顆原子弹可以造成二十五萬人死傷的實例（如廣島長崎），假如第三次大戰發生於中國，那就只要擲下一千八百顆原子弹，便可造成四萬五千萬人的死傷」。

固然侵略者不會把中國人全炸死，若然，則失掉征服的意義，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尤以中國

人口非集中於少數城市，由於國土的廣大，山林的阻隔，一千八百顆原子弹亦不可能炸死全中國人。但從這個推論上，可見中國人今後是不能苟且偷安了。未雨綢繆，積極講求防禦之道，應是中國人今後求生的第一件大事吧！

在原子戰爭之下，足以宣布現有軍備一部份的失效，同時，戰略戰術及技術亦非來一次大改革不可。不過將來的戰爭未必全成為原子戰爭，固由於原子弹有禁用的可能；但實際上，倘若五年內中國與法國戰，未必是原子戰爭，十年內中國與西班牙或葡萄牙戰未必是原子戰爭……。所以現在有些軍人因震於原子弹的威力，便自暴自棄地說：「以後沒有兵學可談了，也沒有仗可打了，吾輩落伍人應早退休。」真是豈有此理！

「原子間諜」是目下世界的一大間諜案，也是報紙雜誌上常見的一個新名詞。

現在美英加天天在防範着原子弹的祕密洩漏於蘇聯，這是事理所必然，正如蘇聯的祕密不肯洩漏於英美一樣。不過原子弹的祕密，縱為蘇聯所取得，蘇聯一下兒也造不出來的：第一因為先須有製造原子弹的機器，第二須有大批科學研究專家哈恩及海森堡近稱：「德國於一九四一年已知原子弹的祕密，由於經濟上之無力，不能興建工廠，使之實用。」

原子弹的性能，實兼毒氣的性能而有之（如原子弹足以破壞人的血球），毒氣會為國際加以禁用，難道原子弹在今後不應加以禁用嗎？

自然，今日只有美國擁有原子弹，她不會贊成禁用的，倘若有一天看到蘇聯法國及其他各國實驗原子弹時，自知用原子弹以戰爭，只有造成雙方的殲滅，同歸於盡，那她必急急於倡導禁用無疑。

從戰爭經驗經中所得的教訓

譯 陵 華 曾 著 帥 元 爾 歆 馬

關於運用機關槍及其「隨伴的步槍」的正確方法，也是經常引起爭論的問題。一個有訓練的機關槍軍官。對於運用其武器的技術自然每普通的步兵營長懂得多。結果幾乎使我們忘記一個戰役的決定過程平常是在混戰中，步兵營長自己須從不斷變化的局勢中利用最好的機會來決定。在戰場上分別指揮是不成功的，控制在火線上去與敵人緊密戰鬥的部隊，乃軍事領袖最困難的武功，這

要嚴正研究第一次大戰所採用的戰術隊形必須小心估量當時的特殊情形。在接防一個舊的防禦地區，而這地區的陣地很廣大，需要一個師團來防守時，美軍很容易被那些撤防的法軍留下來的複雜防禦計劃所愚弄。長而混亂的命令在原則上是很壞的，但我們應記住數師團接連防守二神安靜的地區時，必須具有整個的防禦計劃，使該師團在某特別地區內和在軍團防線上的其他師團協調起來。當一個很廣大的地形只有少數的部隊防守時，那就必須預先重申配合以資應付各方面的進攻。法國的防禦計劃無疑是太長，而且是經過長時期地以一大堆的命令來代表，而且這三命令毫不經過一番刪除。

備重、同綠彩是否箇

合於進友，那就要重寄刀劍的清

要嚴正研究第一次大戰所採用的戰術，形必須小心估量當時的特殊情形。在接防一個舊的防禦地區，而這地區的陣地很廣大，需要一個師團來防守時，美軍很容易被那些撤防的法軍留下來的複雜防禦計劃所愚弄。長而混亂的命令在原則上是很壞的，但我們應記住數師團接連防守一個安靜的地區時，必須具有整個的防禦計劃，使該師團在其實地內和在軍團防線上的其他師團協調起來。當一個很廣大的地形只有少數的部隊防守時，那就必須預先重重配合以資應付各方面的進攻。法國的防禦計劃無疑是太長，而且是經過長時期地以一大堆的命令來代表，而且這些命令毫不經過一番刪除。

導。一個簡單的例子對於將來的行動，很容易引起危險的領導戰爭的戰略術下一個正確而批判性的分析，誰都知道

在我們軍事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在軍事學校或大學所討論的問題，以及陸軍部所發行的小冊子上，使我們相信美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學者，對於戰術或編制下結論時，也許會走入迷途。因為有關我們參加這次戰爭的環境所舉的例子，通常所供給的並不充足，也不詳細，以供我們對於所研究的問題下一個正確的判斷。此外我們的軍官在此次大戰的經驗時間很短，無論在戰前，戰爭進行中，或戰後不久都受過苦頭，弄得使他們對這

補給工具對戰略戰術的影響

龍英

開部敵軍的主攻力在一百里，當時決定派出一個右側翼獨自行動的小作戰隊，同時想以少數兵力牽制大後方沒有一個後勤兵，或其他車馬工具，但是給予敵人的負擔却非常之重，沒有空中補給站，和配屬許多運輸部隊，假使我們也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如果研究襲擊支那的實事，更可以看到空中補給對戰略戰術發生的新變化，一個步兵團單獨實行兩百餘里的戰略行爲，混合停兵團（是中、美、英、日、印、緬、加人種的一個混合集團）就在空中補給情形之下實施這種新行爲偷佔密支那的機場，而掩護大軍降落，混合團前進所經過的叢山峻嶺，不但沒有道路，甚至非用刀鋸開闢，就不能通過，這些地區除了少數野人之外，從來就沒有人跡可尋，這樣前後計時一月有餘，敵人以為不可能的事，而究竟成爲事實，所以敵人毫無所知，一直到佔領機場，以前，假使我們沒有空中補給，那是一件可能的事嗎？一個步兵團作戰策略使用，能發生效果嗎？

我們在緬北有了這樣補給工具的結果，使敵人感到大錢沒有方向可分，沒有前後危險可分，而我軍則可盡量發揮揮，深入敵後的滲透攻擊，使敵人感到大錢沒有方向可分，沒給錢的危險或困難，每一戰鬥單位，都可以單獨作戰，只要有足夠的無線電指揮，部隊的正面縱深部放大了限制。假使敵人要採沿道路縱深據點，或逐次抵抗的話，我仍可以派遣快速部隊，分別割斷其聯絡，使每一據點孤立起來，主力則深入敵後，使其瓦解，前後不可收拾。假使敵人採取正面抵抗，我們深入的部隊，往往使敵人困於道路，重砲沒有效，砲火的威力則以橫行無阻，破壞其指揮及補給系統，因為我們不要抵抗，我們劣势的十分始終，在敵部隊後的可，以深入敵後，但這是我們深在緬北我們的砲兵因步兵與砲兵隔絕起來，敵火的缺乏，開始深入敵後，

的原則及編組與教育形式的準據，作者在參加緬北反攻諸戰役後，覺得對於戰法編組教育的準據以外，應該增加一種極重要的一項——補給工具。都是密如麻梗的叢林中，更壞的是那繞在密排的樹幹上的刺藤，人們除非用刀斧砍開以休想插足其間，所以要想使部隊離開道路活動，幾乎無法解決人力方面的補給問題。

在緬北第一階段中，殲持的局面下，敵人沿道路構築縱深之個別據點，以保持其後方交通線，及以潛次抵抗消耗我，攻擊部隊之兵力並以小組擾亂我，後方交通也被我擾亂及截斷，但相持的結果，在敵人佔領據點。以牙還牙，敵人的交通被我擾亂及截斷，但相持的情形之下，在陸上絕援中支持達一月之久，而未喪失戰力，從此以後，我後方交通極少為敵截斷，而敵却經常在我截斷中，而告慘敗門。

是需要最高度的紀律與訓練，因此機關槍似乎應把它當做與步兵營不可分離的部份。

「隨伴步槍（Accompanying Guns）」罕有被運用得妥當，這是由于步兵團長與營長缺乏這種訓練所致。當突破行動的第一階段時，這些槍枝常常被犧牲在前進移動中，結果砲兵軍官的任務就與步兵發生強烈的抵觸。「隨伴步鎗」在深入攻擊當中，無疑是有一個優越的地位，平常它們是放在掩蔽的地方，使步兵團長在發生事情時得以迅速地運用。在火線上所需要的只是步槍的火力，而不是人槍的暴露。

要研究我們部隊在法國所得的命令的許多例子，有幾個要點必須考慮，這可以決定所發出的命令的相對優良性。情形往往是這樣的，有些命令在表面上好像是模範標準的，可是實際上却相反，而那些匆忙而草率預備的命令却常常被人家看錯和責罵。有許多命令在形式上是模範的，可是沒有送達部隊使其及時行動，有許多片段而粗心的命令却達到前線指揮官手裏，使其能及時把最高司令官的目的實現。一道命令不管它在紙上表現得如何正確，可是它倘若不在交戰之前通過組織而及時傳達到各個指揮官，使個個都能部署部隊以備戰，那道命令還是失敗的。我們的部隊對於準備又長又複雜的命令所拖延的時間，曾經吃過許多苦頭，這是由於傳遞命令的參謀人員不認識速率比技術的重要性所致。

關於研究部隊行軍的命令必須考慮所需時間的因素，以決定究竟負責這道

命令的參謀人員是否準備容許行軍的部隊以最低限度的疲勞與不舒適，然後發

出這道命令。關於部隊的住房問題同樣也是可以應用這樣的命令。在法國沒有

經驗的參謀官常常損害一個行將參加戰鬥的指揮官的能力，這種情形時常免不

了的，可是平時發出一道命令的方式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疲勞，有時候這些

命令有的未免過於簡略不詳，有的却過於冗長而不切實際。

當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時，關於戰爭的素質有許多明顯的形態，而對於所用的方法應依照特殊的形態來研究。當德軍發動大攻勢的時候，不幸得很，我們只有少數的部隊在某些地方經驗到德軍的壓力。而那些只在桑蒂-米希爾（Saint-Mihiel）地區和在繆賽阿爾貢（Meuse-Argeonne）地區可能永不認識當時的敵人和四五月間的德國人的大差別。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參加戰鬥的部隊遇着了數量優越數倍和自信能擊敗敵人的德軍，對於本部隊的心理狀態也是很難想像。因此有許多在歐戰最後階段才參加的軍官可能從他們的戰爭經驗中下一個非常錯誤的結論。在阿爾貢（Argonne）地區會有許多錯誤發生，當時德軍應向我軍進攻而他們却錯過。在此戰役之前四個月，同樣的錯誤應該立刻會產生一個不幸的反動。在繆賽-阿爾貢區德軍所運用之方法如果成功，那麼敵人在一九一八年春天的反攻一定成功。這樣討論並非忽視我們在戰爭後一階段的努力，而我們實際上所完成者是軍事神跡，但我們必須不要忘記我們的思想是以瓦解德軍的知識為基礎，而其教訓亦須加以研究。我們對於戰爭的初期狀態還是沒有經驗，而我們必須從歷史上下下結論。

的砲兵亦無法發射，甚至把他們的火砲破壞，或搶奪過來，敵人却限於新補給工具的缺乏，而在我們傷效，雖我們的新戰法，終至處處被動，手忙腳亂，瀕於潰敗。但是，在我們傷效，雖我們的新戰法，終至處處被動，手忙腳亂，瀕於潰敗。這一點實值得目前負責建軍的當局注意的一件大事。我們應不僅偏重於部隊兵器之裝備，尤須講求設置如何使新裝備之部隊發揮其特殊價值之工具！（完）

砲兵之使用

英·阿布力著
唐紹銘譯



事評論」所轉載，頗有價值，特譯出以公同好。
參考：茲將與使用砲兵有關之事項十則分述于下，以爲吾人使用砲兵之上就會大大的減色，而無法發揮其兵器性能，和編組之意義，對於訓練着根上也得重新考慮。這一點實值得目前負責建軍的當局注意的一件大事。我們應不僅偏重於部隊兵器之裝備，尤須講求設置如何使新裝備之部隊發揮其特殊價值之工具！（完）

1. 除非我方砲火確有擊中我前方某部隊之危險，該部隊不應報告已處于我砲火之下而要求轉移射擊或延伸射擊，因此法可使我步兵接近目標時免遭敵猛烈射擊及減少犧牲。嘗聞有人告吾人曰：「實行彈幕射擊易引起敵方戒備，使我方因之不能予以奇襲。」此語實屬正確。然余以為縱因之損失奇襲敵人之機會，亦將較予敵奇襲之困難時，而由吾人誘之攻與欺騙等手段克服之。

2. 當敵情不明時，使我步兵接近目標時免遭敵猛烈射擊及減少犧牲。嘗聞有人告吾人曰：「實行彈幕射擊易引起敵方戒備，使我方因之不能予以奇襲。」此語實屬正確。然余以為縱因之損失奇襲敵人之機會，亦將較予敵奇襲之困難時，而由吾人誘之攻與欺騙等手段克服之。

3. 該目標而于斯時將部隊跟隨之，然後即將彈幕轉向目標以外之處，使敵誤以爲我步兵將進攻，使我步兵跟隨時所向敵之攻擊爲愈，蓋如斯鮮有不失敗者，況此種不能

使敵無法判定我真正之攻擊方向。又，如真進攻前，向目標實行彈幕射擊，則我方反射擊經短明之休止後，突然又向敵據守之目標猛擊，以造成敵人之死傷矣！

4. 步兵在開始進攻時，宜選擇我方控制地面以內之處如攻擊準備之位置，使其不致受敵砲火之阻礙，得以有秩序之方式出發前進。

5. 彈幕向前延伸之速度，須與步兵前進之速度相等，俾掩護步兵前進至突擊距離內。當步兵到達最後一百碼處時，仍應有充分與迅速之射擊予以掩護，有時彈幕射擊須有短期之休止，使步兵在未到目標前有喘息之機會。

6. 我步兵應引導在攻擊時，宜選擇我方控制地面以內之處如攻擊準備之位置，使其不致受敵砲火之阻礙，得以有秩序之方式出發前進。

7. 在攻擊後前進時，則應到達目前最安全之地點乃距我彈幕最近之處。如步兵緊隨彈幕而前進，則應到達目前最安全之處如攻擊準備之位置，使其不致受敵砲火之阻礙，得以有秩序之方式出發前進。

8. 在攻擊後前進時，則應到達目前最安全之處如攻擊準備之位置，使其不致受敵砲火之阻礙，得以有秩序之方式出發前進。

9. 在必需時，可令砲手大量使用彈藥，反之，當戰局緩和時，即應力求彈藥之節省，因彈藥之製造與搬運均屬不易。

10. 高射砲往往能予步兵以至大之援助。例如，三、七吋高射砲係防禦敵泊翼即可用空炸彈最有効之武器，又如將卜福氏（Bo-Song）砲用于進攻部隊之保持方向，或制壓側翼某進攻之地帶。

將

軍

之

怒

萍譯

10

俗語說：「男子一生會有三怒」，其所謂三者，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場合呢？關於它的起源雖無詳細的解釋，我們很覺得遺憾。要之，我們可看作這是男子盡力克己，宜少發怒的訓誡；因為這裏所謂「三」並非嚴格地指數學上的三而言，乃是作為一個極少之數的表徵，我們亦無妨作這樣的解釋。軍人必須做一個男子中的堂堂男子，應謹慎戒怒，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為隊長者，將步入營門時，經過風紀衛兵之前，對衛兵或勤務兵的動作，發見一些缺點，便大發雷霆，跟着，在將至團本部的路上，遇着某些，或在隊伍中的將校，或是兵卒，便大發雷霆，或檢閱隊伍大發雷霆，更轉而將入本部的時候，見值班的兵卒，動作有點不得要領，便大發雷霆，對值星官上尉的報告或處置，大發雷霆，罵副官，斥旗手，隊長覺得心中的氣壓與隊內的氣壓，仍未消平，乃於午餐時，在將校聚會地方，又對許多部下將校大發雷霆，手杖甚至旁及於該處值日的兵卒，當其將退出營房，怒斥馬夫，再對營門怒罵，返家後，復對妻子或僕人，大發脾氣，對與不對，非吾人所要解釋的主題，姑置勿論，換句話說，倘有違反已見或與已見相異，便一一怒斥，毫無節制，這個隊長的職務豈不是終日存在於一個「怒」字嗎？

然而，像這樣的隊長，他發怒的時間，場所和對手，均未加選擇是很多的。例如，想斥責自己的直屬將校，便旁及於隊伍的一兵一卒。又如當清潔檢查時，不對檢查的準備與實施之間加以批評，但就其結果加以斥責。當這樣率性直情的震怒之時，很多都是成了單一的形式和同樣的程度。

吾人聊以筆墨，描摹隊長的怒氣，不免過分渲染，而無雅逸，但世上一般為隊長者，上至將官，小而至於尉官，應慎思熟慮，好好的將自己的生平反省一下吧！像這樣的發怒，不問好歹，動輒大發雷霆，而想起發笑者，究竟有幾人？

唉！在這樣的隊長之下的將校士兵們，對於上司不斷的怒聲，到底懷着怎樣的心情？倘若訴諸理智，而自覺錯誤失策，以為隊長的怒，并非無理，在刺激着其責任感的一剎那，是不由得不發怒的，但在這樣的場合中，雷霆一過，便頓覺天地清新，像這樣的部下，對隊長却也不無發生好感，因此，也便無若何餘弊。然而，這也并不是說，任何人觸及怒氣，都會發生快感的。所以，就公的方面而言，為着嚴肅的軍紀，或就私的方面而言，為着一身的榮達，又或由於種種其他的理由，總之，上司的怒，是予部下以不少痛苦的。他必須檢討發怒之由來，努力以柔除剛。但假如不斷的怒，當為不斷的要求，而其形式相同程度相等的話，那末，部下對這要求，便不能忖度其輕重了。為隊長者，應引以為鑑，且對於瑣細的事情，不必吹毛求疵，應予寬宥。就「怒」而論，簡捷說，這就是個人德量狹隘的反映。怒之弊，在這裏不是更為顯著嗎？像織田信長具有一代之雄才，以天下為已任，而中途終於遭遇本能寺的變亂，這都是由於

他平素沒有審慎節怒所致。我們的軍隊，是國家的軍隊，我們的將校乃至士卒，都是國家的將校士兵，固然不可和封建時代的諸侯與其武士的關係相比擬，因此，假公以洩私憤，吾人確信沒有這樣的情事，但衷心希望審慎節怒而已。「怒」，從一方面說，可以說是不得已時心裏所要求發表的一種形式。比如小孩子，動輒捏起拳頭叫打；婦人女子，於感情衝動中，怒上心來，便聲淚俱下，這一類的發洩，可為其心中不得已的一例。原來節怒，就是說於發怒時，須有適切的機會，或適當的理由，部下始能容易由此明瞭上司的意旨。同時，這又是個人德量廣狹大小的準繩。將帥豈可容易動怒呢！

現且綜覽亂動怒者，就其種類，概括如左：

一、傲慢而懷有自己所言，萬事皆通的思想者：不論階級或年齡，這種人所見甚多，但許多與其說是由於他自己的力量，毋甯說是由於倚賴最可鄙的人的後台，使人有這樣的感覺，誠實可嘆。換句話說，其人本身，縱令怒的動機，未必是由於憑藉他人的勢力而出此，但動輒令人這樣的懷疑，這種人，應對此加以特別謹慎纔好。

二、胆小怕負責，凡事過於敏感者：我們的將校，首應從國家大局着眼，衡量成敗，毋需斤斤於眼前的得失，或因小故而神經過敏，且凡事無論你怒也好，不怒也好，總之，其應爭者則爭，其應讓者則讓，放寬胸懷，不動怒氣，須知用人，這就是以用人成事為最重要。

三、修養不足，易動喜怒之情者：不妄動喜、怒、哀、樂、愛、惡、慾諸情，乃東方人的特色，尤以使部下對自己，有如仰望泰山那般崇高的感覺，實為上將銳意修養之要項，欲成為大將之材者，務須警惕。

四、雖有識見，但隨其位置年齡的躍進，而其怒漸增者：這與傲慢相同，這是由於自上而來的壓力，驟然減少，而修養節制，遂漸次弛弛所致，這看法至為適當。吾人若自覺有這樣的象徵，已踏入所謂人生的第三期——退隱時代，不能再期待將來有更大的進步了，就應毅然退。自團長以上的年齡與位置而言，許多往往他人不可想象的，由於一點極微的小事或偏見，便頻頻發怒，這是我們所應知道的，因為他已陷入這種病痛中了。

總而言之，欲成就偉大的將才者，務須隨時節怒，怒則當以國家大勢之潮流的人，可謂屬於上者，但毋甯有許多人是在一種停滯的狀態中，就上一下一長，應對大事而發，應為國家所必需的而怒號呼籲，應為士大夫的名節而憤慨呼號，勿為區區小事而震怒，而犯胸懷狹隘，德量短少之愚。

今日的世界，進步神速，大有一日千里之概，能够追隨着這個世界進步的重任，對此傾向，則應加倍努力自省。務須毅然趕上世界的潮流。當今患着神經衰弱症的現社會，吾人有鑑於此，在這復興國家的絕好時機。特作數語，期待吾人做個男子中的堂堂男子，以盡力發揮男性的美點。

由軍事哲學見地論作戰

陸軍大學中將教官
史久光著

作戰無一定方式，自軍事哲學見地言之，亦取夫「時」之義而已矣。蓋一般哲學家，往往就時論時，就空論空；惟法儒柏格遜氏則專取夫時，而專空於時之中；而尼山氏乃以時聖。此作戰家所宜深刻注意者也。在此義吾人可得一教訓曰：不拘何種方式，其能緣是以戰勝者，皆得夫時之義者也。希特拉之閃擊戰，何嘗不善？惜乎其自然科學未必勝於英美！唐克車之發達肇始於英，而磁性水雷又經英人竭數月之研究有以破之，毒瓦斯之實用於戰場德開其先，嗣經英人派專家一致努力研究應付，而毒瓦斯彈兩次大戰竟不能為害，而倡始者之技窮也！閃擊戰之僅能奏効於一時，竟如醫學界，斯坦因那哈之長壽法，反老還童於一時，身試者効力不能過一年有半，復趨於衰老。夫閃擊戰之失敗，由於遭逢英美自然科學正當全盛之時，回首思之不過一滑稽劇。此亦斯坦因那哈長壽法之類而已。然則作戰竟無一定規律耶？曰：此須就哲學見地為分析，大抵戰鬥不勝，則乞靈於戰術；戰術失利，則乞靈於戰略；戰略失利，則乞靈於政略；政略失利，則乞靈於意識，至意識不足以應付作戰，而民族之能力窮，能力窮未有不敗者矣。故非民族優秀，不能佔作戰上之地位，而掌握最後之勝利。人謂：英人善敗，惟最後着，必奏凱歌，非無謂也。近者同盟國勝利已奏功一半，其他一半，苟無特殊事件發生，亦必有絕對之把握。茲先就盟國過去意識上何以得今日之勝利？稍稍論列之：夫自民族性言之：俄之長在堅忍；英之長在先見；美之長在遠大；我之長在中庸。此諸優點，即各個意識之源泉也。自生物進化論出現以後，敵友多為所惑。吾國夙以積弱不振，對此會無所感覺。識者只知，如此則吾族殆不免於危！惟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以吾文化根柢之厚，或經較長時間自能覺悟？覺悟則吾足以自保矣。故吾於作戰上見解，始終抱一危而後

戰之意識，而不敢作以戰止戰之想。誠知德之不度，力之不量，則噬臍之悔，無人負責。三民主義出，志士仁人，多本此念以策國防，非敢自甘退縮也。誠知和平之不可分，一戰而禍可蔓延大地。故上自吾領袖，下竟全國，戰前所深念者，即和平猶有一線可圖，決不輕言犧牲；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放棄和平。此數語亦可使中華民族告無罪於天下矣。抑又聞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衝天。此潛稽家淳于髡之言，而數語亦足表示吾國軍人之人格氣魄。故開戰以來，中經困厄而降者寥寥。而逆洋精衛之號召，曾無損於吾偉大領袖與全體軍人之毫末。蓋亂臣賊子，匹夫不共戴天。雖精衛夙具號召之才，至此皆失其精巧，良以國人意識，夙具善因。不肖者一經喪失信譽，從而和之者，少數而已。試觀石牌之戰，僞軍紛紛倒戈，僥倖西上之計，頓遭挫折。我領袖指揮卓越為何如？豈真天命助人，良由人謀之臧，非一日也。此皆意識影響作戰之顯然者也。友邦之中，俄能堅忍，故斯他林格拉之守，能轉移俄土全部戰局；英能先見，故能助吾推行法幣，奠戰勝之基，聯永久之好。波蘭既危，投袂而起，尤見決心之堅。美能遠大，故能大規模資助友邦，自處於全世界兵工廠之地位，以爲成立國際和平機構之先聲。此四國者，用兵之先，非不知戰禍之慘與成功之非易也。所以然者，良由意識萌芽已久，於適當之時，下適當之決心，作適當之處置，以自利而兼利也。夫唯自利，故能以作戰安其邦家；唯兼利故能以作戰安及天下。今日國際和平機構之幸，即於成立，豈偶然哉？

式者；有以內外線姿勢而分別作戰方式者。此皆一隅之見；各可行之於一時，而未必其永久也。夫唯軍事哲學家不拘拘於一定之方式，而專就民族意識着眼。其所顧慮者：凡大軍運用，必須爲總括者，根本者，進步者。備此三要素，乃能符合軍事哲學之旨，彼德日一流，但知窮兵黷武，遂信武力萬能，根本着，已入歧途。故考其著作，扣其見解，益限於一時一地之得失，而決不能包括全期間全戰局之勝負。就中於根本二字既已茫然不解，以是測其未來，不過將人類倒退數千年，復返之於洪荒草昧，狉狉榛榛之時代而已。此豈足當軍事、哲學專之一顧哉！故夫迷信一單一之方式者，實無異頑固守舊者之畫地自限。此作戰方式之所以難言也。方式二字，在初學者所必需範圍極狹。此不過爲陳習頭腦，取其由淺入深，由易入難，升堂入室以後，或可操縱在心指揮若定耳？其實現今作戰規模，千百倍於往昔。一小部隊也，一小勝小敗也，實無關於大局。以戰史爲實際想定耶？則昔日戰史之範圍，僅第一次歐戰，尙可供參考之用；其他則戰場既狹，文野程度，以今視古，豈特上下床之別？方今之時，直可以全球爲戰場；大宇之上，六合之中，有一不着眼處，即大計有所漏，故兵要地理之範圍，戰場之假定，豈尙能拘拘一有限之地面，分作若干之部署，即可躋躋滿志哉？然而重點之所在，固當厚集其勢，以爲出如狡兔千里殺將之計。故有所取，不能無所棄；有所愛不能無所割。試觀二次大戰之初，英軍在緬，似戰非戰，其後竟退集大隊於印度。自無識者視之，真以爲英人不善戰者，其然豈其然乎？蓋自直布羅陀迄香港上海間，以錫蘭島爲中心點，此處爲英海軍要港兼至軍重要基地。香港新嘉坡既不可守，局促於緬甸一隅，勢且必敗。敗則印度之危在旦夕。退守印度，鞏固錫蘭要港，而置前線於印邊，則日人不敢深入，而印度之內亂可以不作。安內之與攘外，其意一也。未有不安內而可以攘外者，而海上綿長之聯絡線，可截取其半以省鞭長不及馬腹之虞。此當日丘相之用心也。而彼邦議會於新港危殆之際，尙以彼處能否固守爲問。不亦儂乎！故丘相於當時此問，直以苦旱報之而已。此種原則，孫子之書詳言之，而其情況，按之上一

次世界大戰迥異其趣。此方式之所以不可強同；而孫子哲學上作戰原則，直可千古也。

復次：時之內容，有先後焉。事事物物，貴乎因時。因時則事有本末，物有終始。四強之攜手也，不約而同。論其對象，終於一致。然以意識之種類不同，則其在此次戰事之地位，不無差別。顧小異者究不害爲大同，要之本末先後之間題耳。英與美成功獨早，故其渴望最後之成功，較任何國爲急，以爲：一失着，則數百年來之成就，皆付泡影也。俄爲新興之邦，我爲中興之國，新興則唯恐挫跌，中興則畏人阻擋。故吾之抗戰出於消極，而同時出以積極，以促進世界之和平；而其視三國中，任何一國形勢，皆爲痛苦；爲謙讓；爲百折不回。蓋全然爲一出死入生，不進則退之形勢也。又吾中庸之精神，根柢在一誠字，惟誠也，故痛苦可忍受；而諱讓出於自然；至於百折不回，乃能與強敵逞必死之鬥爭。故曰：兩軍相遇，哀者勝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又吾所以不見棄於盟邦之真因也。英美俄立國，遠後於吾。而文藝復興以後，自然科學之進步，即在俄國，亦突過於吾。三國於盡物之性方面，實於吾爲新進之邦。就中英國成功獨早。故近代文化經驗，獨先於他國，美國次之，俄與我政權不同，然其勇猛精進，實爲任何民族所尊敬。其於我過去援助之成功，亦正自不少。要之四國意識，各具特長。因有上述形勢，故英美必然爲此次盟國中堅，英既投袂，美必爲後備；俄必乘機與之協力；我則應運加照而爲之助，而實力又推英美爲最强。兩國雖隔大西洋，其血統一致，利害一致，觀點一致。故一旦聯盟，必能先就敵人視線以外入手，作遠勢包圍之戰略，然後漸次迫近敵前；東與俄聯，又東與我聯而遙爲聲勢而終可合圍。然後德日兩國，無所資以結合，而可以竟萬全之計。故自加沙不郎加會商後，北非形勢，逐次轉好；中遭小挫，旋即蕩平非境之敵；而義大利之命運，已決定於盟軍掌握之中。義都既陷，諾爾曼的登陸問題，乃迎刃而解。而英美俄三國會師之期不遠。於是有一萊茵渡河之成功。漢堡明星來比錫以次蕩平。柏林既陷而希特拉授首矣。論作戰技能，各逞新異，要以科學爲權衡；論作戰計劃，則各有其特殊之環境。

此環境又各由於意識所構成。所謂：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德義命運之不長，盟軍收功之順利，蓋早決於意識中之天地矣。匪特此也，意識殊則戰法亦各具色彩。英具先見，由於客觀之強；美則遠大，不約而同。論其對象，終於一致。然以意識之種類不同，則其在此次戰事之地位，不無差別。顧小異者究不害爲大同，要之本末先後之間題耳。英與美成功獨早，故其渴望最後之成功，較任何國爲急，以爲：一失着，則數百年來之成就，皆付泡影也。俄爲新興之邦，我爲中興之國，新興則唯恐挫跌，中興則畏人阻擋。故吾之抗戰出於消極，而同時出以積極，以促進世界之和平；而其視三國中，任何一國形勢，皆爲痛苦；爲謙讓；爲百折不回。蓋全然爲一出死入生，不進則退之形勢也。又吾中庸之精神，根柢在一誠字，惟誠也，故痛苦可忍受；而諱讓出於自然；至於百折不回，乃能與強敵逞必死之鬥爭。故曰：兩軍相遇，哀者勝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又吾所以不見棄於盟邦之真因也。英美俄立國，遠後於吾。而文藝復興以後，自然科學之進步，即在俄國，亦突過於吾。三國於盡物之性方面，實於吾爲新進之邦。就中英國成功獨早。故近代文化經驗，獨先於他國，美國次之，俄與我政權不同，然其勇猛精進，實爲任何民族所尊敬。其於我過去援助之成功，亦正自不少。要之四國意識，各具特長。因有上述形勢，故英美必然爲此次盟國中堅，英既投袂，美必爲後備；俄必乘機與之協力；我則應運加照而爲之助，而實力又推英美爲最强。兩國雖隔大西洋，其血統一致，利害一致，觀點一致。故一旦聯盟，必能先就敵人視線以外入手，作遠勢包圍之戰略，然後漸次迫近敵前；東與俄聯，又東與我聯而遙爲聲勢而終可合圍。然後德日兩國，無所資以結合，而可以竟萬全之計。故自加沙不郎加會商後，北非形勢，逐次轉好；中遭小挫，旋即蕩平非境之敵；而義大利之命運，已決定於盟軍掌握之中。義都既陷，諾爾曼的登陸問題，乃迎刃而解。而英美俄三國會師之期不遠。於是有一萊茵渡河之成功。漢堡明星來比錫以次蕩平。柏林既陷而希特拉授首矣。論作戰技能，各逞新異，要以科學爲權衡；論作戰計劃，則各有其特殊之環境。

此環境又各由於意識所構成。所謂：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德義命運之不長，盟軍收功之順利，蓋早決於意識中之天地矣。匪特此也，意識殊則戰法亦各具色彩。英具先見，由於客觀之強；美則遠大，不約而同。論其對象，終於一致。然以意識之種類不同，則其在此次戰事之地位，不無差別。顧小異者究不害爲大同，要之本末先後之間題耳。英與美成功獨早，故其渴望最後之成功，較任何國爲急，以爲：一失着，則數百年來之成就，皆付泡影也。俄爲新興之邦，我爲中興之國，新興則唯恐挫跌，中興則畏人阻擋。故吾之抗戰出於消極，而同時出以積極，以促進世界之和平；而其視三國中，任何一國形勢，皆爲痛苦；爲謙讓；爲百折不回。蓋全然爲一出死入生，不進則退之形勢也。又吾中庸之精神，根柢在一誠字，惟誠也，故痛苦可忍受；而諱讓出於自然；至於百折不回，乃能與強敵逞必死之鬥爭。故曰：兩軍相遇，哀者勝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又吾所以不見棄於盟邦之真因也。英美俄立國，遠後於吾。而文藝復興以後，自然科學之進步，即在俄國，亦突過於吾。三國於盡物之性方面，實於吾爲新進之邦。就中英國成功獨早。故近代文化經驗，獨先於他國，美國次之，俄與我政權不同，然其勇猛精進，實爲任何民族所尊敬。其於我過去援助之成功，亦正自不少。要之四國意識，各具特長。因有上述形勢，故英美必然爲此次盟國中堅，英既投袂，美必爲後備；俄必乘機與之協力；我則應運加照而爲之助，而實力又推英美爲最强。兩國雖隔大西洋，其血統一致，利害一致，觀點一致。故一旦聯盟，必能先就敵人視線以外入手，作遠勢包圍之戰略，然後漸次迫近敵前；東與俄聯，又東與我聯而遙爲聲勢而終可合圍。然後德日兩國，無所資以結合，而可以竟萬全之計。故自加沙不郎加會商後，北非形勢，逐次轉好；中遭小挫，旋即蕩平非境之敵；而義大利之命運，已決定於盟軍掌握之中。義都既陷，諾爾曼的登陸問題，乃迎刃而解。而英美俄三國會師之期不遠。於是有一萊茵渡河之成功。漢堡明星來比錫以次蕩平。柏林既陷而希特拉授首矣。論作戰技能，各逞新異，要以科學爲權衡；論作戰計劃，則各有其特殊之環境。

此環境又各由於意識所構成。所謂：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德義命運之不長，盟軍收功之順利，蓋早決於意識中之天地矣。匪特此也，意識殊則戰法亦各具色彩。英具先見，由於客觀之強；美則遠大，不約而同。論其對象，終於一致。然以意識之種類不同，則其在此次戰事之地位，不無差別。顧小異者究不害爲大同，要之本末先後之間題耳。英與美成功獨早，故其渴望最後之成功，較任何國爲急，以爲：一失着，則數百年來之成就，皆付泡影也。俄爲新興之邦，我爲中興之國，新興則唯恐挫跌，中興則畏人阻擋。故吾之抗戰出於消極，而同時出以積極，以促進世界之和平；而其視三國中，任何一國形勢，皆爲痛苦；爲謙讓；爲百折不回。蓋全然爲一出死入生，不進則退之形勢也。又吾中庸之精神，根柢在一誠字，惟誠也，故痛苦可忍受；而諱讓出於自然；至於百折不回，乃能與強敵逞必死之鬥爭。故曰：兩軍相遇，哀者勝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又吾所以不見棄於盟邦之真因也。英美俄立國，遠後於吾。而文藝復興以後，自然科學之進步，即在俄國，亦突過於吾。三國於盡物之性方面，實於吾爲新進之邦。就中英國成功獨早。故近代文化經驗，獨先於他國，美國次之，俄與我政權不同，然其勇猛精進，實爲任何民族所尊敬。其於我過去援助之成功，亦正自不少。要之四國意識，各具特長。因有上述形勢，故英美必然爲此次盟國中堅，英既投袂，美必爲後備；俄必乘機與之協力；我則應運加照而爲之助，而實力又推英美爲最强。兩國雖隔大西洋，其血統一致，利害一致，觀點一致。故一旦聯盟，必能先就敵人視線以外入手，作遠勢包圍之戰略，然後漸次迫近敵前；東與俄聯，又東與我聯而遙爲聲勢而終可合圍。然後德日兩國，無所資以結合，而可以竟萬全之計。故自加沙不郎加會商後，北非形勢，逐次轉好；中遭小挫，旋即蕩平非境之敵；而義大利之命運，已決定於盟軍掌握之中。義都既陷，諾爾曼的登陸問題，乃迎刃而解。而英美俄三國會師之期不遠。於是有一萊茵渡河之成功。漢堡明星來比錫以次蕩平。柏林既陷而希特拉授首矣。論作戰技能，各逞新異，要以科學爲權衡；論作戰計劃，則各有其特殊之環境。

此環境又各由於意識所構成。所謂：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德義命運之不長，盟軍收功之順利，蓋早決於意識中之天地矣。匪特此也，意識殊則戰法亦各具色彩。英具先見，由於客觀之強；美則遠大，不約而同。論其對象，終於一致。然以意識之種類不同，則其在此次戰事之地位，不無差別。顧小異者究不害爲大同，要之本末先後之間題耳。英與美成功獨早，故其渴望最後之成功，較任何國爲急，以爲：一失着，則數百年來之成就，皆付泡影也。俄爲新興之邦，我爲中興之國，新興則唯恐挫跌，中興則畏人阻擋。故吾之抗戰出於消極，而同時出以積極，以促進世界之和平；而其視三國中，任何一國形勢，皆爲痛苦；爲謙讓；爲百折不回。蓋全然爲一出死入生，不進則退之形勢也。又吾中庸之精神，根柢在一誠字，惟誠也，故痛苦可忍受；而諱讓出於自然；至於百折不回，乃能與強敵逞必死之鬥爭。故曰：兩軍相遇，哀者勝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又吾所以不見棄於盟邦之真因也。英美俄立國，遠後於吾。而文藝復興以後，自然科學之進步，即在俄國，亦突過於吾。三國於盡物之性方面，實於吾爲新進之邦。就中英國成功獨早。故近代文化經驗，獨先於他國，美國次之，俄與我政權不同，然其勇猛精進，實爲任何民族所尊敬。其於我過去援助之成功，亦正自不少。要之四國意識，各具特長。因有上述形勢，故英美必然爲此次盟國中堅，英既投袂，美必爲後備；俄必乘機與之協力；我則應運加照而爲之助，而實力又推英美爲最强。兩國雖隔大西洋，其血統一致，利害一致，觀點一致。故一旦聯盟，必能先就敵人視線以外入手，作遠勢包圍之戰略，然後漸次迫近敵前；東與俄聯，又東與我聯而遙爲聲勢而終可合圍。然後德日兩國，無所資以結合，而可以竟萬全之計。故自加沙不郎加會商後，北非形勢，逐次轉好；中遭小挫，旋即蕩平非境之敵；而義大利之命運，已決定於盟軍掌握之中。義都既陷，諾爾曼的登陸問題，乃迎刃而解。而英美俄三國會師之期不遠。於是有一萊茵渡河之成功。漢堡明星來比錫以次蕩平。柏林既陷而希特拉授首矣。論作戰技能，各逞新異，要以科學爲權衡；論作戰計劃，則各有其特殊之環境。

戰車在戰鬪中的任務

蘇聯將校團上校
M·布拉金斯基

決定戰車在戰鬥中的地位及用途，僅就戰車可離開步兵而行動，抑或僅能與步兵採取協同動作的說法是不夠的。因為戰車不但是支援步兵的手段，同時更是開展獨立任務的手段。

步兵顯然不能攻擊憑據堡壘陣地的敵人，支援步兵攻擊的戰車，須與步兵保持密切的聯絡下，而向敵方全部防禦的縱深行動，至於以前戰車與步兵共同行動的標準，已經是陳舊了。因為這種戰術，須要規模很大。

我們以爲戰車非須與所附屬的步兵同樣機降化了，命運使命的攻擊軍第二梯隊，就得不到戰車的支援，最苦與第一梯隊共同行動的戰車，即能與第二梯隊

此動作以前必蒙重大損失，且自己的彈藥大部消耗，乘員的肉體方面亦必疲勞，因而第二梯隊的突擊力，亦軟弱非常。

所以說，僅視作「部隊的」戰車是不够的。因為現在的戰鬥，是絕對要求軍隊或戰線的範圍，從事獨立大規模作戰戰車的存在，因為這些戰車，須較部隊戰車有力，速度強，運輸力亦大。至於負有解決獨立戰鬥任務的戰車部隊，須擁有能與敵步兵及其對戰車手段相周旋之機械牽引式的強力砲兵，這樣才能展開有高度移動力的後方勤務部隊。同時為充分發揮道路破壞時，以及戰車部隊在河川障礙當前時的最大移動力計，則須充分分配置工兵隊及架橋隊。那麼作戰的戰車部隊，是不需要步兵協力呢？不，那當然有他的必要。例如步兵能澈底鞏固自己的後方地帶，就是援助戰車。所以在戰車部隊中，須配有充分訓練的摩托化步兵及機槍部隊，這也可叫做戰車後衛步兵。（生哲譯）

縱深配備的要件

A 蘇聯將校團少校
• 鮑霍摩夫

突破敵方戰線縱深的場合，對於飛機、機械化部隊與騎兵協同動作時，有關戰車從事戰鬥活動的問題，非嚴密的研究不可。最近的戰爭，對於研究這個問題，是給了我們一些豐富的材料。這就是把戰車針對敵陣施行縱深配備，俾得集體的導入戰鬥。持有這種立場的論者，實在是正確。

我們以為突破敵方防禦地帶，須具有三個戰車梯隊的必要。即第一梯隊須推至防備前線，這必須由担任擾亂敵深方面射擊組的輕戰車構成。這個部隊的行動，不能限定在任何地區。蓋第一梯隊自身目的，應該正確的知道如何保證自己的步兵怎樣才能進出至敵方最深地區。這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梯隊——這是重戰車，有時是中戰車。其目的在掃蕩防禦方面的砲兵，及擴張步兵的成功。這個任務，假若這種戰車擁有強力的預備砲隊，一定是可以完成的。

第三梯隊，是擴大突破時形成突擊集團。這必須以中型而迅速的戰車為主。同時這個梯隊要以銳意的行動掃蕩敵方的突擊集團，擾亂其指揮組織，並迅速向敵人可能佈置防禦組織的境界出動。

整個作戰的成功與否，常常繫於第三戰車梯隊之行動。這個梯隊必須保持地區至其自己的機械部隊的到達。因而行動方面必須獨立而迅速。假若第一及第二梯隊，配有步兵或砲兵，有時或配有飛機時，那麼第三戰車梯隊就必須支援摩托化步兵，步兵部隊，或飛機。（生哲譯）

輩，修言克勞塞維慈之學，以爲：軍事之實
在於其大戰學理者。此種見解，實犯極大錯誤。
克氏之書，成於拿破崙征服普魯士以後，其時
限制常備兵至四萬。克氏乃盛唱短期訓練之說
以次訓練，以爲全民戰爭之根本。其心目中之作
劃，乃在誘致敵人於大後方哥尼斯堡，(Bona-
ire)，然後突擊攻勢，莫可萬一，撓臂獲勝。此孤注一
擲之計耳！果其能把握一切因素，未嘗不可以一
無如其時，普非廣土，亦非多民，萬一外交失利，
軍解體，國事尙可問乎？吾人兵書，必於存亡
之交，反覆推勘。除尉繚子外，殆無一不可垂
訓。此則吾國文化所以卓絕，而能成其爲純粹
學民族也。

然則今日大軍作戰之究竟可知已；一國與一民
盛衰興廢，山戰事以地位倒置，遠較上次大
烈；更上溯往昔，則所差益鉅。益以知識之爲
卷之則退藏於密，放之則可彌六合；而民族之
數十年以後之報復戰爭，或可預杜？否則物
移，未嘗不可強弱易位，此英國一般智識階級
認爲樂觀之說，只可保證於五十年以內也。

以上作戰理論，輒據軍事哲學所見，振筆直書
抉擇其要點如左：

一、作戰貴在因時。
二、推測宜注意敵我民族之過去，及未來之
作戰方式，不可拘泥；除時間外，當特
別着眼民族意識。

三、因顧慮哲學上見地，必須爲總括者，根
本者；進步者。

四、重點所在，必須厚集其勢，以爲出如狡
兔，千里殺將之計。

中庸根底，在一誠字；我長期抗戰，厚
積與國，兩皆以之。

意識不同，影響戰法。

非土廣民衆，不足以掌最後之勝負。
拿破崙與威廉，第二之最後覺悟。
中國軍事哲學，在由天道以及人事。

四強戰後之覺悟，在相與開誠布公，否
則物換星移，未嘗不可強弱易位。

記問訪師二譽榮

——之記問訪軍國南越——

在越南一個晴朗的日子裏，記者應邀赴一個很有意義的約會，剛踏進一座西式房子的會客室門前，兩位英姿奕奕的青年軍官，便迎面向我跑來。他們都笑容可掬地接待我。照例的寒暄過後，才打開了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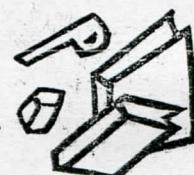
的話題。最先我表示對榮譽軍人的敬慕，並以一個記者的身份代表新聞界的同志們致祝學舉軍人的健康。之後，我便詢問榮譽第二師的成立及訓練情形。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楊參謀長大成及童參謀主任志良都不憚煩地告訴我，並且還替我解答了一些重要問題。這兩位軍官堪稱我國優秀的幕僚人才，並且對於各項文書的處理，亦很合乎科學，有條不紊。無論一年或二年前的檔案公文，更可看出

只須四五分鐘的時間，便可查出。

(一) 染二師的成之

民國二十二年，正當這位笑擊的榮業，第二師師長戴鐵山將軍——一位中委會長的軍事家，擁有多著作權的儒學，接奉蔣委員長的手令，便在陪都草地舉行了就職的宣誓。戴將軍原來供職中樞受到很多，素有忠恕的修養，平日待人接物都禮貌地受時間裏，便召集了不少優秀幹部，像副師長任饒德錦少將等，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王任饒德錦少將，均為有學識，有胆量的模範軍人。

大家都道知，榮譽第二師是由全國抗戰負傷傷亡，重征的官兵集合而成的。因此，這個部隊充滿着正義和革命的氣氛，無論是一個官長或是一個士兵，他們的內心都蘊藏著一種「爲國殺敵」的熱情。



『吳起兵法新論』的導論

普懷隱

吳起兵法新論第一章

一 兵學也是古中國文化遺產的重要部份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代。因為它是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變革期。此一歷史階段經過五百多年的氤氳，那輝煌的光芒，不僅照耀的空間面積寬，而且照耀的時間過程長；比之古代歐洲任何最文明燦爛的時代都要偉大得多。這一時期內一切「文明」的成果，是將自所謂「黃帝」至西周這一個歷史過程中遺下來的統統加以整理。由這基礎上開啓以後兩千年來中國文化發展的鎖鑰；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倫理、文化，也都在此一時期內蔚成大觀，樹立規模。以後兩千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都從這裏出發。即現代的我們從事研究中國過去的一切，也莫不以春秋戰國時代為根源，為中心。

此一時代中偉大的文化成果，軍事學即是其中的一部份。偉大的兵家七子（大公、孫子、吳子、穰苴、尉繚子、黃石公、衛公）中有五子都是此一代中的人物（尉繚子出現於末期）。提起春秋戰國時代的「文明」，軍事學似乎被擯出在外。即使不被擯出，也被看做不足道的東西。這是偏見的人們一脈相傳的錯誤觀念的結果。在今日我們如果認為接受先代的文化遺產是應該的話，古代兵學就是那些豐富的遺產中很寶貴的一部份。

據現代許多史家的意見，古代中國的兵書都是僞作。不過我的意見是這樣：我以為作者爲何人，作品的時代先後，都可以放到另一角度去看。年代愈久的東西愈不可靠，當然是值得懷疑的。但太懷疑過度，我們就沒有任何「文化遺產」可以接受；毫不懷疑，則接受下來的未必是好東西。人與書，又往往可以分別而論。尤其是軍事學。以春秋戰國時代文物之極盛，一切思想與制度之空前大變革，大發展，而那時又是一個戰爭頻仍的時代。有政治、經濟、文學……等的偉大收穫，難道就獨無兵學的建樹嗎？兵學的僞作固然不可避免，卻不能一筆抹殺說都是僞作。在僞的證據不確實以前，是否就因懷疑而根本毀棄了這些兵法呢？所以，我是只問這些作品的內容是否有研究的價值？它的理論是否含有真理性？我們只研究他的價值和真理。其作者之真僞與寫作的年代所能影響于價值者不過絕少的力量。那些考證，我是把他認爲第二位的工作。「孫子」、「吳子」只是著作者的代名詞，却不是作品的本身。當然，作者與作品在研究上有密切的關係。但終是有區別的兩件事：即可以不問作者爲誰與作者之品格。却不能忽略作品本身的價值。這點非常重要；當我對兵學的研究開始發生興趣時，我先後發生三次感覺的變化。即：

第一次，我因受了以前看列國志的壞影響，明知道古兵家「孫吳」齊名如孔孟。但如一般人的錯誤觀念一樣，我很看不起吳起的品格。因爲據史記和列國志說他脣齦齧母，母死不奔喪，殺妻以求將，猜忌，貪而好色；於是乎由輕視其人而輕視其兵法，認爲難怪乎別人特別尊重孫子。

第二次，我對以前的觀念懷疑了。因爲細心研究了他的兵法，尤其是觀其佐魏文侯與魏武侯時代的言論，加上佐楚悼王時代的政績，對於他死的同情，我就懷疑到吳起必不是史記與列國志上所說的那末糟糕。此中一定有特別值得推究的地方。

二、崇二師的誕生地——四川簡陽

也許從此成為一個榮譽的城市吧！這時抗戰已達五年，物質的艱難不用說，但是這羣榮譽健兒的奮鬥的精神和機智，不僅把物質的困難克服了，而且還補了不少的缺陷。這又證明的確，最高領袖昭示我們「精神重於物質」的理論的正確。

(三) 荣二師的長成

一個僅僅四個月的孩子，便要受着大人嚴格的測驗，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榮二師軍徹徹底地不錯，而且做得很好。當蔣委員、孫親臨校閱或白副總長觀到校閱時，曾頒給他們以最優等的獎章。

以後榮二師復奉命遷駐四川敘永，待命調赴前線作戰。在這期間，他們又完成了一件有功於社會的軍事。他們不僅把自已的部隊整理得更好，而且由饒第煌少將所領導的軍民政訓工作，間接地也幫助了該縣地方行政工作的推行。

爲全師官兵迫切希望的殺敵命令來到了，一片歡呼之聲，直沖雲霄。當他們經過五千餘里的長途跋涉，出現於雲南宜良時，雖然滿臉風塵，但由於精神的抖擣，却反增了他們英武的雄姿。在宜良會得到何總長、麥克魯將軍以及美國駐華南方總司令加里克將軍，歷次校閱的好評，尤以對於該師統育官的善處，特別加以讚許。

(四) 榮二師的出國

勝利消息傳來，真使他們高興了，這羣健兒們眼看着他們自己用血灌溉的花兒已經結出了果實，這事實昭示他們：你們的血沒有白流，你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因此，他們也最值得我們的尊敬，也應該受我們的尊敬。

三十四年十月，該師為了繼續辦理越北受降事宜，便從雲南徒步跋涉到越北，沿途崇山峻嶺，人煙稀少。但他們的軍風紀却表現得特別好，不僅沒有一絲擾民的惡習，而且在宣傳上還開導了雲南南部的閉塞民氣。入越北後，先後駐防越池、富壽、福安及南定、土倫間等地區，除軍隊日常訓練的工

作外，並且在民訓工作上竭力調處中越軍民的意見及聯絡感情，整飭軍紀，宣揚國威。在該師舉行三週年紀念大會時，最隆重的閱兵典禮，最精彩的巷戰，或渡河攻擊戰，以及種富有宣傳性的游藝，使華僑對祖國有更深的理解，且給予越南的朋友們一個革命前題的指示，以及對現代戰爭的認識。

好了，我且把「榮譽」二字敬獻於榮二師全（
楊文寄自越南體官兵們作爲一個謐別贈言。

我們中國一談到兵學與兵家，就是首先推重「孫吳」的。孫武與吳起相齊名，兩千多年來宗其兵法，奉爲圭臬，正如孔丘孟軻在儒中之爲至聖亞聖一樣地崇高。文尊孔孟，武宗孫吳，二而一也。但是孫武與吳起名雖齊而其兵法之傳也不齊。知道孫武和研究孫武的人到底多於知道吳起和研究吳起兵法的人，這也正如孟子的地位不如孔子一樣，在人們心目中。照說，孫武參加政治活動的時間極短，而且只做了一個純粹的軍人。雖然他也懂政治，却只幹過帶兵官。而吳起佐魏治楚，兼及政事，帶兵則「與諸侯大戰七十六次，全勝六十四」。從一十八歲起做官到六十歲死，過了三十三年的政治生活，應該是吳起比較更爲人們所熟知，事實却偏又大謬不然！

孫吳兩人間的比較以兵法論兵法，自然吳不如孫。以人品論人品，則各有千秋，以政績戰功而論，則孫不如吳，以出世與入世的不問的人生觀而論，則我佩服吳起的懷抱偉大和奮鬥的意志堅強。然而吳起的名望不如孫武，兵法之傳不如孫武，都是有特別原因可以深討的；我認爲一般人之「孫吳並稱」者，淮重吳起之處是佩服他的「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均和解」的偉大戰功和將才，佩服他除太公兵法以外僅次於孫武的兵法六篇，但是最鄙視他的人品。就以中國的全部古代兵法而言，也是向來不被歷史上的儒家學者之所重視的，也受了其他原因的委屈和隱埋，遂使我們的兵學到現在不能盡量發展以適應最新的時代要求。這些原因，我們分別研究之，得出幾個要點：

第一、孫子兵法十三篇，是一部有著作目的（呈給吳王闔閭）與充分準備的完整著作。從「始計」到「用間」一貫而下，體系整然。而「吳子兵法」，只是史官把吳起和魏文武侯歸於兵法的簡答斷片記錄下來彙輯而成「圖國」，「料敵」，「治兵」，「論時」，「應變」，「勵士」等六篇。當然內容零碎不整，不如孫子兵法之偉大。但他的價值是獨有見地，言孫子之所未言。

二 由吳起的被委屈說到中國古兵法的被委屈

左傳是他的作的，是一個意志堅強有偉大抱負的能言能行的實行家。於是乎，我在濃雲迷霧的掩蔽下發現了一顆最光輝而富有熱力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巨星。

在由第一次到第二次的變化過程中，沒見過面而以文字締交的好友杜呈祥先生給了我很大的益處；因我開始了寫「吳起兵法新論」的動機時，我在安徽立煌主編「中原」（綜合性的月刊），杜先生則在阜陽（潁州）某幹訓班任教官。我寫信和他討論吳起的品格問題，他回我的信這樣說：

「關於吳起的品格問題，我現在很抱歉！沒有一點具體材料可供參考，只是覺得：

第一，我們對古人（對今人也是如此）的研究，要有中心，當然，對於吳起的研究中心是兵學研究。他可作為研究的副題（這不是說不要管一切副題，是說不要因為一些副題妨礙或束縛了主題的研究）。

第二，在中國正史上，有些人是被冤屈地記述着。從吳起、商鞅、李斯、王莽、王安石、到明清的思想家李卓吾、龔定盪之流，全被史筆贊得不成樣子。問題在他們全是改革家。即以吳起而論；他不但是兵學家，他在政治上是實行農戰主義，並且推翻「貴族統治」的。所以他使死於楚之貴族之手。其原因和商鞅死於秦是一樣的。不過吳起未成功，商鞅雖死而其主張已完全實現而已。因此，我們現在治史碰到史籍上傳統地被貶抑著的人物，我們應該回頭細看一下他的主張與事業，也可以山現發某些在歷史上不得志的人，倒真是有極偉大的品格的人物。

第三，吳起殺父之有無，先不必問。即真有其事的話，我現在可以由此推想起吳起在當時是一個熱心的青年（下略）。

總而言之：吳起是兵家。兵家一向是被認為「寡情」的。我們現在却先要看清他一生的事業和主張，再回頭來研究他的生活和所謂「品格」，便不至受傳統歷史的束縛了。

杜先生的意見，竟和我的一致。我想，我們每個從事研究的人，是應該抱如此的態度吧？

不過。我心裏面還有點不舒服。就是既發現了吳起的偉大，那末他的品格問題仍不能不盡可能弄個清楚。我决定了在本書中不能不寫出第二章到第四章這三章的吳起論評，也就是簡略的吳起新傳（史記傳）。

國貨公司

爲上海

南京路三三七號
電話九八四八四

新新公司

最完備之
百貨公司

分類營業

永安公司

包羅萬有舉凡
日用所需無不

先施公司

搜羅美備

大新公司

價格平準

尤爲顧客

所稱道

麗華公司

南京路二七〇號
電話九七〇七〇

南京路八三〇號
電話九七〇〇〇

南京路六九〇號
電話九八〇八〇

南京路六三五號
電話九八二八二

南京路七二〇號
電話九七二〇〇

◎ 歡迎投稿

中美兵學通論

戴堅著
每冊定價七百元

本書係作者就中國與美國兵學的異同及美軍戰術的技巧加以介紹及論述，此為國軍美化時代之人必讀作品。未附「將、將將、將兵論」。又作者近著「戰陣新法」書與此書成爲姊妹篇，每冊四百元，本社有代售。

原子彈

李宗尉編
每冊定價一千五百元

本書為編者搜集國內外科學專家對原子彈之論著編輯而成。舉凡關於原子彈之構造原理，及其對戰爭戰略戰術的影響，與如何防禦原子彈之方法，均有詳盡說明。洵為現下國內研究原子彈最完善之專書也。附有各種文獻及照片。

中國軍備與國防

趙振宇著
每冊定價五百元

本書作者前任陸軍大學教官，現任陸軍裝甲兵教導總隊參謀長，此書乃為其在印度軍次中寫成，說明中國今後的軍備應以建設機械化部隊為國防之本，又指出中國為一個善於車戰的民族，確有卓見，洵為研究國防建軍者必讀之佳作。

(以上三書均用白報紙印成，郵購另加郵費百元)

將校必讀

兩大名著開始豫約

克勞塞戰爭論綱要

李浴日譯
每冊定價二千五百元

本書為作者心血之結晶，對孫子作哲學政治外交經濟及戰史新軍事學諸端的解釋，並加以批判，尤以引證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新材料，更為本書的特色，洵研究孫子之空前名著也。全書都二十萬言，印刷精美，定本年七月出版。

(以上兩書豫約特免加價及郵費)

◎ 歡迎訂閱

中山戰爭論

李浴日著
每冊定價五百元

兵學隨筆

李浴南編
每冊定價四百元

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李浴日譯
每冊定價八百元

克勞塞戰爭論綱要

(以上各書均為土紙本，郵購另加百元)

本社啟事（一）

本刊原在詔開發行，遲承讀者之愛護，紛紛訂閱。惟本刊自受戰事影響停刊後，迄未復刊，寄發讀者，實深歉仄。茲者本刊已經復刊，凡前訂閱本刊而未滿期之訂戶，希即來函示知新址，並提出證明，以便憑補寄為盼。

本社啟事（二）

本刊現擬將我國歷代兵書選其有價值者多種編成「中國武庫」一書，現已搜集得數十種。惟歷代兵書種類浩繁，吾人耳目未週，遺漏在所難免，凡人，本社當酬以重金也。

主編 李浴日
發行 世界兵學社
特約 印刷 大明印書館

社址：南京四條巷仁壽里盛園一號
電報掛號：六三五四五九〇號
館址：南京洪武路三百十一號

南京中國文化服務社及各地分店
南京軍用圖書社及各地分店
上海百新書店及各地分店
昆明蘭州桂林等地商務印書館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世界兵學月刊

第一期 第三卷

(版出日五月五年五十三年華民國中)